

已婚男人

作者：苏童

到了秋天，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，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一条式样已经过时的直筒牛仔裤，杨泊的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，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，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的状态和意义。

杨泊是一个已婚男人。

杨泊是一个有了孩子的已婚男人。

杨泊的家在某条商业街上的新式公寓里，去商业街购物或者困逛的朋友们经常去敲他家的门。杨泊家的门框上装有电铃按钮，但它已经坏了。门口有一块草垫子，是供人擦鞋用的，草垫子边上有一只红色塑料桶，里面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垃圾。我敲门，或者别人敲门，冯敏会抱着孩子风风火火地跑来开门。冯敏的长发胡乱地用一条手绢绾住，她的头发上散发出海鸥牌洗发膏的气味。冯敏把怀里的孩子调整好位置，说，你好。她的神情有时候慵倦，有时候欣喜，别人是无法事先预料的。冯敏说，这孩子把我累得半死不活，成天要抱在手上。劳驾你给我去洗洗菜吧，我一早就把菜泡在水池里了，就是没空洗。杨泊他一早就去公司了。这些都是前两年对杨泊家的印象了。那时候杨泊正忙于筹备他的经济信息公司，杨泊总是不在家，去找杨泊实际上就是去找他的妻子冯敏和他的大头婴儿，杨泊的朋友们注意到婴儿的脑袋和硬朗的头发，这一点酷似杨泊。

杨泊现在蜗居在家，现在是1989年了，世界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，渐渐趋向于肥胖臃肿，而杨泊却变得瘦弱不堪。有一天他花了一毛钱站到街头的健康游艺秤上测定一下健康状况，只接到一张小卡片。卡片上标明身高1米73，体重60公斤。杨泊觉得卡片内容过于简单，他问收钱的女人，就这些？女人说，就这些，你还想知道哪些？有病要去医院检查。杨泊笑了笑，又定神看了看小卡片，他还是很吃惊。他记得自己的体重一直是70公斤，身高是1米75。体重减轻情有可原，身高怎么也会缩掉2厘米呢？杨泊把小卡片摔在地上，回头说，你的游艺秤一点也不准确。那个女人轻蔑他说，你要是不相信科学测定，可以去屠宰厂的磅秤上秤一下试试。

杨泊的公司到了秋天已经不复存在了，秋天的时候他经常走过公园路上公司的旧址，那是一栋黄色小木屋，他的公司散架的第三天，就有一家誊印社搬了进去。杨泊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他的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吊兰。那是他遗忘了的唯——件私物，杨泊就跑过去拨开搬家的人群，他抱住那盆吊兰往外走，有人拽住他的胳膊说，你怎么回事？杨泊说，这是我的。他用双肘把那人撞了个趔趄，杨泊说，滚开，这是我的东西。后来杨泊抱着那盆垂死的吊兰回家。他在繁华拥挤的大街上疾走。远远地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杨泊来，一个特点是他的衣着总是跟不上季节的转换，另一个特点是他的硕大的头颅，它在街道人群中飘浮而过，显得沉重而又孤独。

杨泊的朋友王拓碰巧目睹了杨泊家遭劫的一幕，王拓是为了女孩的事去向杨泊求救的，后来每逢谈到此事，王拓就很窘迫。

王拓上杨泊家楼梯时，听见上面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下来一大群人，他们在往楼下搬东西。王拓看见杨泊也在里面，他和另外三个人搬一台冰箱。杨泊朝王拓笑了笑说，你来了。王拓说，谁搬家？杨泊说，我。王拓说，怎么不通知我，搬哪里去？杨泊说，随便。王拓当时没意识到什么，他帮着把冰箱搬到楼下，又搬到卡车上，这时候杨泊拍了拍手，把那群人——介绍给王拓，王拓跟他们握完手，听见杨泊说，好了，你们开车走吧。

王拓跟着杨泊又走上楼梯，杨泊走在前面，他的步态很疲乏，身子有点摇摇晃晃的，杨泊突然说，王拓，这下没有冰啤酒招待你了，冰箱让他们抬走了，电视机也让他们抬走了，王拓说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是什么人？杨泊说，我借了他们的钱，没法还清，他们来搬东西，公平交易。杨泊转过脸来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拉了拉王拓，来呀，我还有两瓶啤酒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凉着呢。王拓说，这帮狗日东西趁火打劫，你还帮他们抬？杨泊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人少。王拓又说你还正儿八经地给我介绍这人那人的，怎么还有这份心思？杨

泊说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大家见了面总要介绍一下的，就算认识了。

走进杨泊家，王拓一眼看见冯敏握着把扫帚站在屋子中央，孩子在卧室里大声啼哭，冯敏的脸色苍白，眼圈是红的，她显然是刚刚哭过。王拓有点不知所措，他不知道冯敏握着扫帚想干什么。杨泊始终没有朝冯敏看一眼，杨泊把王拓推到沙发上坐下，说，没什么，我们喝点啤酒，啤酒这会儿肯定还凉着呢。杨泊拿来两个杯子斟满，自己先喝了半杯，他舔了舔嘴唇，说，果然还凉着，挺过瘾的。这时候孩子又哭起来了，王拓看了看冯敏，冯敏仍然握着扫帚站在那里。王拓说，今天就别喝了吧。杨泊说，为什么不喝，一会儿啤酒就不凉了。这时候冯敏僵立的身体动了一下，紧接着她把扫帚从门外扔进来，撞到杨泊的腿上。冯敏没有说话，她的眼睛里是一种到达极限的愤怒和怨恨。她张大了嘴，双唇颤动，似乎想哭又想喊叫。杨泊捡起扫帚，耸了耸肩说，女人就是这样，她们不能经受任何打击，她们像纸一样脆弱而浅薄。杨泊把扫帚扔到门外，顺手撞上了门。他对王拓说，我们谈我们的，你用不着受别人的情绪支配，有什么事尽管说吧。

你能不能去找任佳谈谈？王拓说。

任佳是谁？杨泊说，是你的女朋友？

她怀上孩子了，可她坚决不肯堕胎。她说宁肯不要我，也要这个孩子。我怎么也说服不了她，王拓说。

这种事情我怎么谈，应该你自己说服她。杨泊说。

她相信你，崇拜你，你的话她会听的。王拓说。

我从来不知道竟还有人崇拜我。杨泊说。

好多人崇拜你，包括我自己。王拓说，你是男子汉。

你想利用我，就拼命抬高我，这是儿童的伎俩。杨泊说。杨泊最后高声笑起来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对王拓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管是英雄还是草包都有解救别人的义务。反正我闲着没事，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把世界上所有道理讲给任佳听，只是别让任佳爱上我。

这天晚上杨泊跟着王拓去找任佳。任佳是一个十九岁的图书管理员，热衷于读琼瑶的小说，杨泊通过谈话发现任佳崇拜和迷恋的并不是自己，也不是王拓，她崇拜的是一个名叫大卫的小说中的男人，另外一方面，她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个名叫伊雯的小说中的女人，那个伊雯有一个非婚私主子。杨泊根据王拓的要求，讲了许多婚育的理论和利弊。最后觉得累了，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困倦得厉害，不知不觉打了个瞌睡，王拓后来把杨泊推醒，杨泊醒来说，孩子睡了吗？王拓知道杨泊的意识错位了，王拓说，你好像太疲倦了。杨泊揉揉眼睛说，我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，他听见任佳咯咯的笑声，任佳说，你这人很幽默，我喜欢你的幽默感。杨泊说，幽默是生活的境界，即使你要哭，也应该哭得幽默一点。

杨泊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，他一进门就觉得问题严重了，空荡荡的屋子寂静得可怕。冯敏带着孩子离家了，他估计她是回了娘家。水池边放着一盆尿布，还有一只奶瓶上的吸嘴，它们散发着婴儿特有的温馨的气息，这使杨泊感到清醒，杨泊打开水龙头，开始搓洗那盆尿布。他想着冯敏的离家，女人就像弱小动物，一旦在自己巢穴里失去了什么，就要回到父母的巢穴中去寻找温暖。杨泊慢慢地搓洗孩子的尿布，时而抓起一块放在鼻子下面嗅嗅，尿布上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一些生与死的问题，想到他自己的模模糊糊的童年生活。外面起了大风，杨泊听见风推打着阳台上的一扇窗户，他跑去关好了窗，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，风很大，下面的街道上旋卷着梧桐树的落叶，杨泊看见路灯下有一对情侣，他们站在风中，男孩把他的风衣像伞一样撑起来，笼住那个女孩。杨泊莫名地有点感动。他朝他们吹了声口哨，忽然想起几年前他与冯敏的恋爱。也是秋天，他去排演场接冯敏。他们走过秋风漫卷的街道，他对冯敏说，秋天了，我们该有个家了。后来冯敏告诉他，就是这句话使她下决心嫁给了他。

冯敏离家的这段时间里，日子变得悠长了。杨泊一天只胡乱吃两顿饭，埋头于那本关于信息发播和反馈的书的创作，屋子现在真的空寂了，这是杨泊潜意识中所希望的局面，一旦来临却又带来了某种复杂奇怪的感觉。杨泊感到既轻松又很沉重。他回顾这几年的婚姻家庭生活，一切的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出世这件简单的事情上。

杨泊不记得在冯敏分娩前是否笑了，但冯敏一口咬定他在笑。她说我疼得死去活来，你却看着我笑，你觉得我的痛苦很滑稽，只要我喊出一声，你就咧开嘴已笑，虽然没有笑出声音，但是你的没心没肝的残忍是掩饰不了的。杨泊不记得这些细节，他不相信自己像冯敏描

述的那样残忍，他说，你这是臆造，是妄想狂。冯敏冷笑了一声，又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肯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？医生告诉你是难产，必须做剖腹手术，你为什么不肯签字？是不是希望我在难产中死去？杨泊说你这才是残忍，把别人想像得那么残忍本身也是一种残忍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希望你自然分娩。我不喜欢用剖腹方式迎接我们的孩子。冯敏又一次地冷笑，她说你说得好听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难产，必须剖腹，如果不是我妈妈来了，我就要死在临产室了？杨泊想了想，说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你的说法没有意义。

杨泊只记得临产室门前那张冰冷的木条长椅，还有玻璃门上用红漆画的两个大大的“产”字。玻璃门被护士不断地推开，关闭，挟来一种冷风和难闻的气味。杨泊那天总是感到冷，他瑟缩在长椅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奇怪的是他始终不能把冯敏的生产和自己联系起来，他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，对四周的环境感到一种深深的隔阂。他记得还有几个男人也在临产室门外，他们像拿着彩票等待中奖一样焦灼而激动。有个工人模样的竭力跟杨泊搭话，他说，你是男是女？杨泊说，不知道。等生出来看吧。他说，没做过B超？杨泊说，不知道。他对杨泊的回答不满意，摇了摇头，又说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杨泊说，无所谓。那人疑惑地看了看杨泊，忽然笑着说，我明白了。你不想孩子吧？杨泊没有再理睬，他冷淡地把头埋下去继续读报。其实他也说不上来想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或者说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。杨泊认为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，是生命的过程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不应违抗也无力违抗。杨泊反复读着一张庸俗无聊的街头小报，报纸上有一则报道使他很好笑，报道说畜牧学家发明了一项新的科学专利，他们给母鸡戴上两片粉红色的隐形眼镜，母鸡就会大量地生蛋，蛋产量可翻三番。

杨泊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，打开每一盏灯。他不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，在椅子上坐久了或者与人谈话时间长了都会疲倦。他发现窗台上有半包红双喜香烟，不知是谁忘在那儿了。杨泊笨拙地点了一支烟，猛吸了两口。他不会抽烟。冯敏曾经勉励他抽烟，她说男人应该抽烟，就像女人不应该抽烟一样。杨泊说，你这是教条。抽烟至多是无聊和苦闷的象征。冯敏说，你说得对，但我觉得你连无聊和苦闷也没有，你这人那么空，什么也没有。杨泊无言以对，他觉得冯敏刻毒，但他不想以更刻毒的话回敬她。因为他懒得吵架。

有人敲门。敲门声很急促，杨泊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穿黑色夹克的青年，是个陌生人。杨泊问，你找谁？那人说，找你，你就是杨泊？杨泊说，是的，既然找我就请进屋吧。那人笑了笑，紧接着他挥起拳头朝杨泊脸上打去，杨泊被打得茫然不知所措，他听见那人说，杨泊，我就是来教训你们这些骗子的，杨泊眼前金星飞舞，他扶着门框，看见那人把领子往上提了提，然后噤噤地下楼。

杨泊摸了摸脸，手上全是血，鼻子被打破了。杨泊朝楼梯追了几步又站住了，他站在黑暗的楼梯上，摇了摇头，这世界整个疯狂了。杨泊猜不出那闯入者的身份，是精神错乱者，抑或真是一个受骗者？杨泊扪心自问，他从来没有欺骗过谁，为人真诚一向是他生活的准则，即使在筹建信息公司时他也在工作条例中规定：出售信息必须经过严格验证。不得出售假信息。那么，骗子这个字眼为什么会加到他的头上，杨泊觉得这事情很荒诞，也很可笑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像一个神秘使者一样突然来临，把一个事业已经失败的男人的鼻子打破了，杨泊觉得他的面目既深刻又可笑。

好多天了，杨泊第一次照了镜子。他看见自己单薄瘦削的鼻子歪扭着，鼻孔下面凝满了血，他还发现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都在疯长，显得紊乱不堪。杨泊用力扯下了下巴上一根胡子，他想头发和胡子在人体生长是最没有意义的，它们一个劲地疯长，不仅不能带来任何价值，你还必须花钱花力气处理它们。

第二天上午，杨泊在鼻梁部位的隐隐作痛中惊醒。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进来，刺疼他的眼睛。杨泊抽下脑袋下的枕中，折成条状搭在眼睛上，他想继续睡一会儿，却无法再睡了。依稀想起夜里做了许多恶梦，只是一个也没有记住。杨泊总是这样，每夜都做许多梦，一俟醒来就都忘了。

杨泊扳指一算，冯敏离家已经五天了，他必须去把她从娘家接回来。不知是哪本家庭生活指南书讲了，五天是一个界线 and 极限，夫妻吵架在五天后应该由一方主动缓解，否则超过五天，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发展。杨泊对这种理论从来是置之一笑，他去接冯敏和孩子回家，只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回家了。

杨泊从门后摘下孩子的自行车座椅，匆匆地下了楼。

杨泊骑着自行车往他岳母家去，这段路程很短，但杨泊却一向惧怕这段路，他不知怎么特别惧怕看见冯敏的父母，虽然他们很喜欢他。杨泊解释不清其中的原因，冯敏对此有她独特的见解，她说，因为你有负罪感，你没有使他们的女儿得到幸福。

一路上不时有人对杨泊的脸惊诧万分，之后是窃笑，杨泊知道是鼻子上的止血纱布让他们发笑。杨泊对这种好管闲事的举动很恼火，后来快到冯敏父母家时他忍痛揭掉了纱布，他不想让别人再来欣赏他受伤的面孔。

冯敏穿着她母亲的羊毛外套来开门，她始终没有朝杨泊看一眼，后来她一直坐在桌前，用一把小剪刀修剪指甲。

杨泊松了一口气，他发现岳父岳母都不在家，而孩子睡在里面的床上，杨泊侧过身张望了一下孩子的脸，孩子睡着了。杨泊觉得这有点不巧，如果抱着孩子，说话办事都会自然一些，可以调剂一下尴尬的气氛。

杨泊说，他们呢？出门了？

你说谁？他们是谁？

你父母，他们不在家？

如果你有点良心和教养，你应该知道怎么称呼我父母。

杨泊笑了笑，我只是不习惯而已。其实我很尊重他们。

冯敏没有说话，她精心地修剪着指甲，然后把那些透明的指甲屑从桌上掸掉，她脸上的表情不怪不怒，和平日相仿。杨泊觉得这反而有点难办。

杨泊说，这几天孩子夜里闹不闹？

冯敏这时候抬眼看了看杨泊，她说，你的鼻子怎么啦？

杨泊耸了耸肩，说，让上帝打了一拳，他让我清醒清醒。

我不喜欢你的幽默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一个陌生人，他找上门来打了我一拳，他认为我是一个骗子。

你是一个骗子，不过骗得最多的是你自己。

骗自己没关系，最多是咎由自取。杨泊摸了摸他的鼻子，他说，我害怕的是骗了别人，冯敏，我骗过你吗？你真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吗？

冯敏愣了一下，随后她的眼圈有点红了。她站起身，走到卫生间去洗孩子的尿布。杨泊跟进去，抢了过来，他说，我来洗吧，我应该好妹劳动改造一下了，谁让我是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大骗子呢。

你来干什么？冯敏突然问。

把你们接回家。你们应该回家了。

回家？冯敏的眼神黯淡无光，她说，冰箱也没有了，孩子的牛奶怎么存放？天天要买菜，谁去买？电视也没有了，晚上怎么打发？

那不算问题，以前没有冰箱不照样过吗？杨泊想了想说，买菜的事我来吧，至于电视机，你实在想看的话，我可以演一些节目给你看，哑剧还有独脚戏我都会。

你别想逗我笑。冯敏正色说，我笑不出来。

笑不出来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思想通了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。

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匆匆逃出了门，冯敏跟在后面，在一家新开张的鲜花店门前，冯敏拉住杨泊，从他衣兜里掏走仅有的五块钱，买了一束鲜红的石竹花。

朋友们去杨泊家，赶上吃饭的时间，他们照例要留下来吃饭。在杨泊失业的那段时间里，这种情形依然继续，杨泊的朋友们和杨泊一样，大多是些不拘小节的人。他们没有注意到冯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冯敏的烹调艺术也每况愈下，有一天冯敏在饭桌上说，杨泊迟早会变成个穷光蛋，哪天他到你们门上乞讨不知你们会不会给他一碗饭吃？客人觉得冯敏的话刺耳，但也没有往心上去。

王拓有一天带着任佳去杨泊家，杨泊在厨房里摘芹菜。杨泊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坐，我马上就摘好了。杨泊又喊冯敏给他们泡咖啡，冯敏在里面看孩子，她好像没有听见，杨泊又喊了一声，冯敏很不耐烦他说，咖啡早喝光了。杨泊说，那就泡茶吧，冯敏仍然没有动，隔着工艺门帘，可以看见她抱着孩子去了阳台。

王拓在杨泊家很随便，他把任佳领进了杨泊的书房，杨泊这时候端了两杯茶走进来，他的面容有些憔悴，手臂上沾着一片芹菜叶子。杨泊总结人以不拘小节的印象。

任佳穿戴时髦，在什么地方都是顾盼生辉。她对杨泊说，你的书真多，我一看见书，人就被陶醉了。

你喜欢看什么书？杨泊说。

我喜欢美学方面的书，它能培养人的气质和容貌。

大概是的。杨泊说，不过我很害怕这些书，书读得越多，人就越发丑陋阴暗。

你又在开玩笑。任佳嘻嘻地笑了，她推了推王拓说，王拓这家伙就是不懂得幽默。

王拓说，老杨，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，晚饭就在你这儿蹭一顿了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

杨泊说，那当然。我等会儿去弄只烧鸡。

外面什么东西被打碎了，砰地一声脆响。冯敏抱着孩子站在门口，她把手一挥，扔进来一捆芹菜。

杨泊，你的芹菜摘好了吗？

摘好了。

你自己来看创，叶子一片也没摘。

我觉得吃芹菜不用摘叶子，营养都在叶子上面。

冯敏哭笑不得，她愣了一会儿，突然尖声骂了一句缺乏文明的话，然后一扭身走开了。

放屁。冯敏说。

王拓和任佳面面相觑，任佳的脸色也难看起来，她拉了拉王拓的手说，走吧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那捆芹菜，径直出门去。在过道上，任佳回，朝杨泊家的门上狠狠地啐了一口。她说，那个女人怎么这样庸俗？王拓有点迷惘他说，天知道，冯敏原先不是这样的。

后来杨泊的朋友们就很少去他家了。他们对杨泊依然很敬重。这年秋天市场上寄赠贺年片风行一时，他们几乎都想到了这个点子，给杨泊寄了装帧精美图案华丽的贺年片。

杨泊如期收到了那些贺年片，他把它们随手扔在书桌上，厨房里，甚至厕所的抽水马桶上，杨泊不喜欢这种小玩意，他觉得寄赠这种小玩意毫无意义。有一天他看见孩子抓着一张贺年片在啃咬，他夺了下来，发现那是任佳寄来的。上面写着一些崇拜他的华丽辞藻。落款任佳两个字被红笔打了个大叉，杨泊猜想那肯定是冯敏干的。他有点好笑，他觉得在别人名字上打叉同样也是毫无意义的。

杨泊每天早晨骑车去自由市场买菜，渐渐地他对蔬菜肉鱼禽蛋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，有时候他不无遗憾地想到，如果经济信息公司搞成功的话，这些自由市场的信息，也可以作为一门业务来经营。

在一大群鲜鱼摊子边上，夹杂着一个测字占龄人的摊子。那是一个独眼瞎子，戴一个黑色的单片眼镜。杨泊每天都在市场上看见他。杨泊有一次朝他多看了几眼就被他拉住了。

你脸上有灾气。独眼说。

在哪儿？

眉宇之间，看不见的地方。

灾祸什么时候降临？

现在还不知道，算一卦就知道了。

杨泊对他笑了笑，他说，不用算了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身上有灾气。

后来杨泊在他家楼下的人行道上又碰见那个人，那个人摘掉了单片眼镜，在路边又摆了个香烟摊。杨泊注意了眼睛，那只眼睛和别人一样明亮，原来他不是独眼瞎子。杨泊想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骗子。不过他一点也不恨他，他想他大概也是个为生活疲于奔命的人。杨泊过去买了一包烟，他问，累不累？那人狡黠地看了一眼杨泊，慢慢他说，我们大家都挺累。

冯敏在替杨泊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那包价格昂贵的法国香烟。冯敏说，哪来的？杨泊当时已经忘了买烟的事，他回忆了一会儿，说，从一个骗子那儿买的，冯敏皱了皱眉头，这么贵的烟，你买了干什么？你又不抽烟。杨泊说，我也说不上来，我只是觉得那个人很有意思。他很像我，我很像他。买他的烟是一种奇怪的心理。冯敏把那盒烟远远地摔过来，你这个人够奇怪的了，你知道这个月还剩几块钱生活费？这个家你让我怎么当？杨泊抢起烟看了看盒壳，他说，这种商标图案多漂亮，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。冯敏已经卷着脏衣服来到浴缸边上，她回过头说，可你不是百万富翁，别忘了你是一个穷光蛋。说完了就弯腰俯在浴缸里洗衣服。因为洗衣机也让杨泊的债主抬走了，冯敏现在只能在浴缸里洗衣服。她没再听见杨

泊说话，直到晚上睡觉，杨泊没有跟她说一句话。冯敏知道她的最后那句话刺伤了他。这种令人不快的效果并非她的初衷，但冯敏觉得她对杨泊是忍无可忍了。

沉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，冯敏给孩子喂完奶，对着镜子在梳头。冯敏的头发又黑又直，自然垂于双肩之上。她很喜欢自己的头发，早晚都要细细梳理两次，梳完头发后冯敏瞥了眼床上的杨泊。杨泊已经醒来，睁大眼睛看着门背后挂着的两件睡衣，那是他们结婚前一起去商店买的，蓝的是杨泊的，粉红的是冯敏的。冯敏记得孩子出世以后那两件睡衣就没被穿过，它们现在就像过时的风景画挂在门背后。

你该去买菜了。七点钟了。冯敏背对着杨泊，她说，去晚了市场上什么也没有了。

杨泊翻身跳下床，他开始慢慢地穿衣服，他总是先穿上衣，直到上衣的扣子全部扣好，然后才把两条又瘦又细的腿伸入裤筒，杨泊一边穿裤子一边对冯敏说，我想去深圳。

去哪儿？

深圳。我想去维奇的公司干几年。

怎么回事？

维奇给我写过信，让我当合伙人。

维奇很能干，他是个天才。他让你当他的合伙人？

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蠢才，我当不了他的合伙人？

我没这么说，你别自己作践自己。

用不着掩饰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
随便你怎么想好了，反正我不会让你去的。

你不是老在埋怨没钱吗？我去了深圳，即使做不成生意，卖血卖肾脏也给你寄钱。

冯敏的脸色倏地变得苍白，眼眶里滚出泪水。她抽泣着冲出房间，把门砰地拉上了。她站在门外哭了一会，又重新把门撞开，对着里面喊，杨泊，你别把自己打扮得那样悲壮，你其实是个懦弱的胆小鬼。你想去深圳，不过是想逃之夭夭，逃避责任罢了。

杨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冯敏，没有说话。摇篮里的孩子被惊哭了，杨泊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，摸摸孩子的尿布，已经尿湿了。他找了半天干净尿布，一块也没有找到。所有的尿布都晾在外面的阳台上。杨泊灵机一动，随手拿了一块毛巾塞在孩子的屁股下面。他抱着孩子往外走，说，我们出去散步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冯敏走过来夺下孩子，抽走了他屁股下面的毛巾，冯敏说，要去你一个人去，别让孩子跟着你受罪。杨泊说，为什么把毛巾抽走，尿在毛巾上不一样吗？他看见冯敏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冯敏也很可怜。冯敏咬着嘴唇说，你从来不把别人当人，你就不能让孩子尿在你身上吗？为什么用毛巾，尿在你身上不也一样吗？杨泊说，那不一样，人是人，毛巾是毛巾，人比毛巾神圣多了。

杨泊拎着菜篮上街，去了很久没回家。王拓来找杨泊，看见门虚掩着，他走进去，看见冯敏抱着孩子坐在草编地毯上发呆。王拓已经很久没来了，他发现冯敏的容貌今非昔比，她现在和杨泊一样消瘦憔悴，尤其是神情也类似杨泊，充满一种迷惘和思考的痕迹。

老杨呢？王拓问。

他走了。冯敏对来客的态度仍然抱有敌意，你们怎么又想起杨泊来

想请他去参加任佳的生日晚会。任佳让我专程来请他。

杨泊容易讨小女孩的喜欢。冯敏暧昧地笑了笑说，去参加晚会需要准备什么礼品吧？

随便的。可以带一束鲜花，或者什么都不带。

冯敏点了点头，拍着怀里的孩子，她哼着催眠曲哄孩子入睡。王拓局促地站着，他希望杨泊这时候能够出现，这样他可以亲口跟杨泊说晚会的事。王拓知道如果让冯敏捎话，她很有能条故意隐瞒。谁都清楚，冯敏不喜欢杨泊在他的朋友圈里的交际，更不喜欢杨泊和别的女性在一起。

你是杨泊的朋友，你了解杨泊吗？冯敏突然问，她抬起眼睛专注地盯着王拓，王拓吃惊之余发现她的表情是诚恳的。

当然。老杨是个大好人。

请说得详细点。

老杨是个有抱负有思想的人，而且为人热情真诚，我一向把他看作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好朋友。

还有呢？请说得再详细一点。

王拓忍不住笑了，他觉得冯敏有点奇怪，他说，你是他的妻子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。

正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有必要了解他。问题是我觉得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，我理解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，他现在离我越来越远。

王拓注意到冯敏眼神里那种冰凉的悲伤，他同情她，不知怎样安慰这个苦恼的女人。但是有一句话不宜讲出来，王拓想说的是：既然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离婚？

杨泊后来如约去参加了任佳的生日晚会。他手里提着孩子的红色塑料座椅走进任佳家时，大概迟到了半个钟头。杨泊向任佳解释说，我刚把孩子送到他外婆家，急着赶来，路上跟公共汽车撞了一下。杨泊的牛仔裤上果然破了一个大口子，膝盖上渗出暗红的血迹。任佳找了块止血纱布给他，说。是你自己来还是让我来。杨泊摇头说，不要你来，否则王拓会吃醋的。任佳倚着门看着杨泊贴纱布，说，我倒不在乎他吃醋，我在想，你为什么要甘心忍受这些大大小小的痛苦？杨泊听出任佳话里的弦外之音，他说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天生是个背运的人。

杨泊与他的朋友们好久没有谋面。他们心照不宣，对杨泊的近况缄口不问，只是藉迟到的理由拼命给杨泊灌酒。杨泊的谈吐举止跟从前一样优雅从容，杨泊说，我现在不想喝酒，如果想喝桌上这些不够我一个人喝的。朋友都说，杨泊你从前可是好酒量，你从前见酒就上。杨泊说，现在不同了。我再为国家节约粮食和酒精。王拓走过来，挨着杨泊坐下，他的劝酒也遭到失败。王拓始终不知道杨泊这种铁一样的意志出于什么原因，他无可奈何他说，你不喝酒，那干什么？杨泊咳嗽了一声说，我来就是想，在你们中间坐坐。八点钟我要走，我要去接孩子。王拓一时无言，内心有某种深深的感动，他也感觉到杨泊身上无形的阴影，它虽然被杨泊自己淡化了，但确实存在。

杨泊安详地坐在他的朋友们之间。他的精神飘浮在一些抽象的思想领空里。他看见所有的酒杯里盛满灰色尘埃，它们上浮然后下沉，如此循环，体现物质的存在；他还听见盆栽铁树上发出的细微的枝叶爆芽以及断裂的声音，一如生命进程的展示。杨泊微笑着，他感到连日来头脑第一次这样清醒，后来他用一种微颤的声调问身边的王拓，从这里出去，你们又到哪里去？王拓举着酒杯说，回家，喝完了回家睡觉。杨泊说，对，我们都要回家。

晚会的主要内容是家庭舞会，杨泊对这套程式非常熟悉，他帮着把大蜡烛——点燃，把家具抬到墙边，然后他站在一边看他们跳舞，杨泊的交谊舞其实跳得很好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想跳，或者说他对此渐渐淡漠了。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，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。

任佳走过来，她穿着鲜艳的长裙走过来，把手搭在杨泊的肩上，她说，你不请我跳，我来请你了。杨泊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把所有舞步忘光了，任佳吸起鲜红的嘴唇说，你不能拒绝一个过生日的快乐公主，她正在寻找森林中的好猎手。杨泊当时就发现任佳喝醉了，他觉得女人的醉态比男人更滑稽，她们即使醉了也不失平日的矫饰和多情。杨泊想了想伸手扶住了任佳，他熟练地带着她软绵绵的身体舞至人堆里。他发觉他们都注意着他和任佳，他觉得对一双随意组合的舞伴施加额外压力是没有意义的。任佳放纵地笑着说，太好了，太美了。杨泊闻到了她嘴里的酒气，他觉得与一个醉酒的女孩跳舞确实有一种压力，它来自别人的目光，也来自自己内心阴暗的那一部分。杨泊猛地转动任佳的腰，使她旋转了一圈、二圈、三圈，转到第四圈的时候任佳突然失去重心，俯在杨泊的身上呕吐起来。杨泊站定了任她呕个不停，他感觉到后背上湿热湿热的，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任佳嘴里涌出的秽物吐了他一身。

杨泊，你为什么不跟那个庸俗女人离婚？被王拓扶进卧室后，任佳一边痛哭一边尖声大喊。杨泊，你一定要回答我，你为什么不离婚？

所有的目光都暧昧而紧张地扫向杨泊。杨泊面无表情地走到门边，伸手从挂钩上摘下那只他儿子的塑料座椅，杨泊回头说，离婚没有意义，结婚没有意义，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。

杨泊看了看手表，慢慢走出门去。在黑暗的走廊上，他一眼认出了那辆被汽车撞过的自行车。杨泊骑上车自行车钢圈和轮胎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噪声。杨泊就这样骑着破车回家，被酒精和食物弄脏了的外衣使他厌恶，他把它脱下来，夹在后座上。在任佳家的结局是杨泊没有预料到的，对于任佳的明显多情，他感到茫然，内心对此存有一种深深的隔阂。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强加于他人头上，杨泊想盲目的多情对于世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

有一天深夜，杨泊在睡梦中被一种重物坠地的声响所惊醒。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，光着

脚站在冰凉的地上，冯敏迷迷糊糊地问他，你又做恶梦了？杨泊说，是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杨泊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对此做出的强烈反应。那种沉闷的声响使他心跳加剧，他打开台灯，从镜子里看见一张惊惶而陌生的脸。

第二天才知道是阳台上的那盆吊兰坠落在楼下，夜里的风刮断了铁丝，也葬送了杨泊所珍爱的吊兰的前程。杨泊看见花盆已经碎裂，吊兰的叶子在风中簌簌颤动。他找根绳子在花盆上捆了几道，想把它抱回家，走到楼梯上，他站住思考了一会儿，又返身下楼，把那盆吊兰扔进了垃圾桶。

杨泊的失眠症就是这以后染上的。入夜他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恍惚中总是听见那声可怖的重物坠地的响声，他肯定自己耳朵出现了幻听，那个声音是虚假的意识的产物，但杨泊好像等待着它的来临。在这种无谓的等待中，他的心情变得很恶劣，伴随着难以抑制的焦躁和沮丧。

杨泊在黑暗中悉悉卒卒地穿衣服，他想出门，又怕惊醒熟睡的冯敏。他轻手轻脚摸黑走到门口，正准备开门的时候，听见冯敏在里面说话，你深更半夜上哪儿去？杨泊不想回答，他扮了一声猫叫。冯敏又说，你老是自己折腾自己，让别人也睡不好。

杨泊下了楼。外面的风很大，冰凉地灌进杨泊单薄的衣服里。杨泊打了个寒噤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由的喜悦。街道在深夜变得空旷而宁静，路灯恰到好处地照亮了水泥路面，发出淡档的白光。杨泊张开双臂，模仿飞鸟奔跑了几步后停下来，他向前向后观察了一下，没有人看见他的动作。他感到很放心，然后放慢脚步朝广场走去。

深夜独行的感觉对杨泊已经陌生。他记得从前还是个少年时经常深夜出门，在大街上寻寻觅觅，寻求他所期待的一次艳遇或者别的非同寻常的经历。他记得就是在话剧团门口第一次遇见冯敏，也是秋末初冬的日子。在话剧团门口路灯下，冯敏侧身而立，她穿了一件素色风衣，围一条黑白格围巾，她的容貌神态犹如天仙打动杨泊的心，杨泊站在对面屋檐的阴影下，偷窥着她。他判断她在等人，他当时决定，如果她等的是男人，他就向他们投一块石子以示抗议，如果是女孩，他就将开始他的爱情生活，他要抓住她。后来杨泊如愿以偿，他看见话剧团里跑出了另外一个女孩，她们手拉手经过杨泊面前时，杨泊看见冯敏在夜色中发亮的双眸，他一下子就坠进了爱情的深渊。

对于爱情的回忆使杨泊的脚步滞重起来。杨泊觉得这些往事现在看来就像一部温柔感伤的电影，离他的心十分遥远。怀旧是有害无益的：更重要的是思考现实和未来，杨泊走着，大概在深夜十一点钟时，他来到广场。

杨泊赶上了一个外省马戏团的末场演出，演出在用白布围成的空地上进行。他买了一张票，走进白布里面，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突然置身于丧葬的气氛中，他怀疑自己在梦游，不过，一切都是真的，他在深夜的广场观看一场马戏演出。观众寥落，杨泊数了数，一共只有六七个人。他想他们也许跟他一样，患有严重的失眠症。

有人敲锣，然后有两只穿花袄的猴子在空地上翻跟斗。杨泊注意到其中一只猴子很调皮，当锣声停下来时，那只猴子仍然在翻跟斗，一个接一个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敲锣的人气恼地上去强行把它抱走了。杨泊忍不住笑起来，他想猴子并没有错误，它只是情绪失控，出于某种惯性，人类的这个习性在猴子身上也得以体现。猴子下场后，一只狗熊摇摇晃晃地上场，表演脚蹬皮球的技艺。然后狗熊还热情地吹奏了口琴。杨泊觉得让狗熊这样野性笨拙的动物学习艺术大可不必，所以他不喜欢狗熊的节目。

马戏班演出了半个钟头就草草结束了。杨泊最后一个走出去，有个马戏班的人问他，师傅，我们的马戏好看吗？杨泊想说实在没什么好看的，但他不忍伤害这个可敬的夜间马戏班，杨泊说，你们的演出时间还可以推迟，有好多入夜里睡不好觉。

杨泊走到电报大楼时，回头看见广场上的灯光骤然熄灭。马戏班正在收摊，他们把那块巨大的白布收卷起来，白布在黑暗中慢慢地变小，最后消失，有一辆卡车停在路边，杨泊看着马戏班的人和动物都上了卡车，最后消失不见了。杨泊目送夜间马戏班远去，脑子里再次想到了丧葬这个不祥的字眼。

据说杨泊后来养成了深夜独行的习惯。这种习惯最后导致了杨泊和冯敏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。有一段时间杨泊的朋友们都知道了他们分居的消息。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离婚。而真正了解杨泊的人说杨泊不会，除非冯敏提出离婚。有一天王拓去火车站送人，出站时看见杨泊一个人坐在台阶上。王拓跑过去跟他说话时，杨泊说，你别过来，我在梦游，王

拓观察杨泊的神态表情，杨泊的眼睛宁静温和，似笑非笑的样子，和白天并无二致。王拓不相信他在梦游，但他很担心杨泊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。

杨泊深知他现在在别人眼里的形象，只有他自己坚信一切正常，他清醒而又放松，事物在向好的方面发展，他的个人生活一旦挣脱了世俗的枷锁，已经上升到精神的高空，杨泊对此感到满意。

冯敏第二次离家前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她又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。杨泊无动衷地注视着冯敏忙碌地干这些活，后来他说，别这样，我不希望你走。如果我们必须分开，让我出去好了。我可以住到朋友家去。

冯敏说，不，这儿留给你一个人，这下没有人妨碍你写作了。我还给你单身的自由。

杨泊说，我从来没说过单身自由，结婚不自由，我也不认为你和孩子妨碍过我，请不要偷换主题。

冯敏说，我不想再忍受你的自私，还有你的阴暗心理。你不是男子汉，除了自己，你谁也不是。

杨泊说，你说错了，我爱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就是不爱自己。

冯敏不再说话了，她用拖把使劲地擦着地板，地板上汪着水迹，冯敏看见杨泊脚上的拖鞋洒湿了，她用拖把敲了敲杨泊的脚说，把脚抬起来。杨泊没有动弹，他的目光变得呆滞无神，冯敏听见杨泊轻轻他说，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让你离开我，你只是羞于启齿。杨泊叹了口气。他说，我阳痿了，这是已婚男人致命的疾病，但它跟我的心灵没有关系，我没有罪。

冯敏木然地站在那儿，过了很久地爆发出一声裂帛般的哭泣，她边哭边说，你混帐，你卑鄙，你自己明白那不是真正的原因。

杨泊走到冯敏身后，他搂住了她的双肩。杨泊用手背给她擦泪，他说，别哭了，你应该相信我爱你。阳痿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灵枯竭。只要一切正常起来，我的毛病也会好的。冯敏猛地甩开了杨泊的手，她边哭边喊，别恶心了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。

就这样冯敏夺门而出，冯敏跑下楼时，听见杨泊追出来喊，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冯敏没有理睬。她想孩子是两个人的，杨泊有责任带他的孩子。这也是她对他的最简单最合理的惩罚。

孩子未满周岁，还不会说话，甚至还没有长出牙齿，杨泊每天给孩子喂牛奶和米粉，换尿布，哄他睡觉。孩子哭的时候杨泊就把他抱到阳台上去。孩子到了阳台上就不哭了。这是杨泊在几天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。

杨泊知道冯敏是故意把孩子撂给她的。这是女人天性所谙熟的手腕，意图在于制服男人。杨泊不明白的是冯敏的目的，她到底想让他怎么样呢？她的手腕成功之后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一点也许冯敏自己也不清楚。许多人对事情都缺乏理智的把握。杨泊觉得这是一出无聊的闹剧，真正受害的是孩子。孩子像玻璃球一样被踢来踢去，被把玩和利用，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思想，他被有意无意地物化了。杨泊因而对怀里的孩子主出了别样的爱怜。

杨泊出去买米，他把孩子放在自行车上，把米也放在自行车上，杨泊推着孩子和米慢慢走过街道，已是初冬，阳光晒在头顶上有些暖意。街上涌动着上班的人流，汽车、自行车、行色匆匆的男人女人和小学生。杨泊与他们逆向而行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人群中多少有点特殊，也许拥有一份正式职业每天上班下班也是一种幸福，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秩序。杨泊想是什么东西把他甩到秩序之外的呢？不是外界事物，而是来自他内心的一种悖力，它很神秘并且不可战胜。杨泊想他也许就生活在现实和悖力的矛盾之中。

在家门口杨泊看见王拓站着等他。王拓脸色苍白，双手揪着鬃曲的头发。王拓说，任佳出事了，她吃了一瓶安眠药。杨泊说，为什么吃那么多安眠药？她好像并不失眠。王拓说，你还不明白，她是自杀，现在在医院里抢救。杨泊先把米搬下车，然后把孩子抱下来，他说，为什么自杀？她还是个小女孩。王拓奇怪地看了一眼杨泊，他说，可能与你有关。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孩，你是一个隐形凶手。杨泊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那么现在我应该做什么？王拓冷笑了一声，你说呢？杨泊转过脸看了一下地上的米袋，说，现在我应该先把米送上楼，你给我抱着孩子，王拓怒吼起来，他一脚把米袋踢翻，说，去你妈的米，难道任佳她还不如一袋米重要，你给我立刻去医院看她。杨泊平静地拍了拍王拓的肩膀，说，请你别发火，这不是一回事。谁也主宰不了任佳的意志，如果她想死就会死去，如果她不想死会活下来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

后来杨泊抱着孩子坐上王拓的铃木摩托车去医院。杨泊突然想不起来任佳的模样了，杨泊与任佳只见过三次面，而现在他竟然成了她自杀的隐形凶手，杨泊觉得这件事荒诞而且具有戏剧效果，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，他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它最多具备真实的外壳。杨泊坚信他与任佳没有任何精神联系。风很大，摩托车以高速穿越街道风景。杨泊注视着怀里的儿子，儿子的小脑袋在他的衣服上蹭着，他好像想睡了。杨泊奇怪孩子对这种高速运动的适应性，也许孩子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要优于一个成人。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神经就越脆弱。

一路上王拓没有说话。快到市立医院时他回头朝杨泊父子看了一眼，他说，我很难受。我很抱歉，硬把你拖来了。杨泊说，这没有关系，每个人平均八个月会碰到一次意外事件，无法避免。

杨泊抱着孩子跟随王拓走进任佳的病房。刚刚施行了灌肠术的任佳躺在病床上，容颜比平日更加娇艳美丽。杨泊抱着孩子坐在一方凳上，看着任佳半醒半睡的脸若有所思。在病房弥漫的来苏儿的气味中，他依稀看见一些白色药片在肠道里缓缓行进，然后又看见肥皂泡沫在肠道里像波浪一样翻滚的幻景。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杨泊觉得服用安眠药自杀无疑是一种游戏。

老杨，我不是为你死的，我只是悲叹生活的苍白和不如人意。任佳突然说。

我知道这一点，谁也不会为别人而死。

死亡是美丽的。我体验到了死亡的美丽的诗意。

我不知道。因为我没有死过。不过我想死亡不是件美丽的事情。人活腻了才想到死，死很平常地降临，就像水池里的鱼，它一旦跳到水池外面就会死去。

你没死过，你不知道死亡是一种什么感觉，就像一首歌中唱的，随风而去，对了，就是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。

随风而去。杨泊点了点头，他抬眼望窗外，窗外是淡蓝的天空和梧桐的枝杈，一片叶子在阳光中旋卷着。杨泊说，天气多好，一切都在随风而去。

到了冬天，杨泊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和快乐。他一个人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，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。每隔一天，任佳就通过传呼电话找他聊天。任佳在那次自杀未遂后，非常喜欢与人讨论人生和哲学问题。杨泊不得不抱着孩子奔下楼去接她的电话。任佳在电话里长篇大论，往往要谈上五六分钟，这使旁边等着用电话的人很有意见，杨泊说，我没有办法，你们没听见？我什么也不想说，我只是一个诚实的听众。

杨泊曾经接到冯敏的一个电话。杨泊拿起话筒时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他说，你是谁？对方没有声音，杨泊听见一种类似呜咽的轻微的声音，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，凭感觉杨泊知道打电话的是冯敏。他想女人怎么都喜欢在电话里表达她的情感，女人天生喜欢这种半藏半露的方式。

这年冬天杨泊几乎失去了时间的概念。杨泊家里没有日历，只有一卷风景摄影画历，画历依然停留在七月。七月是炎热而浪漫的夏季。现在是冬天了，有时候杨泊发现了画历的错误，但他不想去纠正这个错误。

这天早晨窗外传来一阵鞭炮声，摇篮里的孩子被吓哭了。杨泊走到窗前，发现大街上的人比平日拥挤，远远地他看见百货公司挂出了红色的灯笼，灯笼上有“庆祝元旦”四个大字。杨泊这才想到原来是节日，节日总是很嘈杂很拥挤的。人们喜欢节日情有可原，杨泊只是觉得鞭炮太吵了。

元旦这天后来成为冯敏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日子。冯敏原来准备这天回家去的，她知道她迟早要回去，特意选择了元旦这个日子，因为这天象征着新的开始。早晨八点钟左右，冯敏买了一束她最爱的石竹花，带着一只大包准备回家。正要出门的时候冯敏的几个话剧团的同事来了。他们出于关心来看冯敏。冯敏只得打消了早晨回家的主意。他们问起冯敏和杨泊的龃龉，冯敏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那群同事走时已近中午，冯敏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眼泡红肿，很难看的样子。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个样子，冯敏想她只有下午回去了。

中午的时候孩子仍然不时地啼哭。孩子自从被鞭炮声吓醒后就一直在哭，杨泊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未能制止孩子的哭声。他给孩子量了体温，体温正常，证明孩子没有发烧。他无可奈何了，他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在新年伊始的时候这样大哭不止。

杨泊把孩子抱到阳台上去，阳台上阳光明媚，昨夜晾晒的尿布在风中轻轻拂动。杨泊听见喧闹的市声中融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音乐声，好像是一支著名的安魂曲，他觉得那音乐悲

亢而悠远，在风、阳光和市声中发挥了最佳效果。他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，他想在元旦听安魂曲也许不是件好事，至少它使人联想到了死亡。

空中有一只红色气球，气球慢慢地浮升，在阳光下闪着透明的色彩。杨泊指着气球对孩子说，别哭了，你看那只气球，它多么漂亮。孩子没有朝那只气球看，他闭着眼睛大哭，哭得满脸是泪。杨泊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。

别哭了，我最不喜欢听见哭声，哭是最令人生厌的事情。

.....别哭了，你哭得让我烦躁焦虑，你哭得我情绪坏透了。

.....别哭了。我假若打你一顿又能怎么讲？我不喜欢暴力，我情愿逃避，可是我能逃到哪里去呢？

.....为什么哭个不停？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，我已经很疲倦了，我受不了你的无缘无故的哭声。

.....为什么还要哭？你让我感到绝望，你让我感到整个世界无理可说，而我也不想再说了，我已经说得够多了。

.....好吧，你继续哭吧。现在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听不见你的哭声，或者把你从阳台上扔下去，或者我自己跳下去。我想还是让我跳下去吧，这样更好一些。我可以问心无愧。

杨泊把孩子放回到摇篮里，孩子哭得更厉害了。杨泊想了想，俯身把孩子连同摇篮一起搬到了阳台上。他找了一个玩具小熊塞在孩子的手里，他说，什么时候你不想哭了，可以玩这个小熊。没有我，你也许会更快活一些。

杨泊双手撑着阳台，水泥质地的阳台冰凉冰凉的，而阳光很温暖。杨泊凝望天空，那只红气球已经升得很高很高，现在他只能看到一点虚幻的白点。天空下是杨泊所熟悉的城市，城市很大，漠然地向各个方向延伸。杨泊听见那支安魂曲的乐声索绕在城市上空，他始终分辨不出它来自何处。

中午十二点一刻，杨泊纵身一跃，离开世界。杨泊听见一阵奇异的风声。他觉得身体轻盈无比，像一片树叶自由坠落。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随风而去。这才是一次真实的死亡感觉。

楼下就是商业街。元旦这天街上的人很多，所以有很多人亲眼目睹了杨泊坠楼的情景。其中包括杨泊的妻子冯敏。冯敏当时在她熟悉的水果摊上买桔子。水果摊老板说，你好像很久没来买水果了，冯敏挑了几只桔子放到秤盘上，她说，水果太贵了，没有钱，吃不起了。冯敏抱着桔子和鲜花穿过街道时朝家里的阳台望了一眼，她看见阳台上有人跳下来，那个人很像杨泊。

那个人就是杨泊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